

甘烜文：中国内画鼻烟壶始祖

■黎向群
(广东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天下承平,社会秩序较为安稳。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向有富庶之称。特别是广州开放对外贸易以来,十三行的经济迅猛发展,吸引欧美商贾、传教士来华经商与传教。同时,粤人游宦京师,与社会名流接触越来越多,收藏宋元明的书画作品等文物的风气日盛,令广东画人的眼界更为宽广,从而促进中西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黎简、谢兰生时代,正是我国传统山水画发展的兴旺时期,山水画方面,特别是文人画自宋元明以来,以诗书画印的结合形成为绘画的综合形式,以“四王”山水画技法为主流。石涛虽未踏足岭南,但与广东著名诗人梁佩兰、屈大均、程可则均为好友,诗画相答,因此,石涛的作品流传在广东也较多,黎谢仿效石涛画作并接受他的理论和折服其大胆创新的精神,主张作画要奇气在先,不可屈曲随俗,墨浑淋漓,心手相应。道嘉年间,游粤官员陈鼎、汤貽芬、戴熙等以及广东文人梁蔼如、黄培芳、梁枢、陈璞、冯誉骥等北上宦游的缘故,“四王”和石涛的山水画风对广东的山水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甘烜文,亦名甘烜,字晴山,一字允福,广东新会古冈人。嘉庆年间,甘烜文曾任职于云南,遍览西南的山山水水,这段经历对于他来说,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亦开拓了艺术视野。他尝试

将石英砂先在鼻烟壶的内壁打磨成磨砂面,然后再用颜料作书画,广受欢迎。

甘烜文创作的內画鼻烟壶,名播海内,国内鼻烟壶学者多有关注和研究。他制作的鼻烟中国首富胡雪岩慕其名,让他为其恩师左宗棠大人所绘鼻烟壶一套。现存其绘水晶內画粉彩《月月见喜》鼻烟壶一套(六只),其中一只题款:“恩师左宗棠大人,月月见喜,门生雪岩拜上。壬申,甘氏烜文作。”故宫博物院专家张淑芬鉴定为真迹,壬申即1872年,应胡雪岩之请,为其恩师左宗棠大人所绘鼻烟壶。他內绘烟壶,在小小的空间里,以竹笔中锋为主,常以行草和隶书书法入壶,行草或行楷,尤喜抄录王羲之《兰亭序》,笔划钝顿,细致精到,设色浅绛,清晰可观,与其山水画风格相统一。香港著名收藏家、香港鼻烟壶研究会主席梁知行先生在《中国內画鼻烟壶新貌》一书中有载:“中国第一个內画鼻烟壶的作者是嘉庆年间的画家甘烜文。一次偶然的机,他产生了把画画在鼻烟壶中的想法,后来甘烜文就想到石英砂先将鼻烟壶的内壁打磨成磨砂面,然后再用颜料作画。这种工艺在当时很快传播开来,以其精巧特殊的工艺和美丽的画面,高超的技艺赢得人们的喜爱。在方寸之间,便是另一个世界。”

甘烜文是嘉庆年间著名书画家。他的行草书取法二王、董其昌;隶书取法汉隶。山水取法米芾、董其昌,注重艺术品位。而他传世书画作品甚少,有案可查文献资料亦不多。谢文勇《广东画人录》记载:“嘉庆年间曾任职



■甘烜文《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云南,并于蒙阳客次作《山水卷》,卷后有钱塘朱人凤于道光二年题于羊城的跋语,称赞该卷不是粉本规摹而是撮景,位置安贴,用笔苍秀,在广东所见画家手笔以此首推。此外还有陈铨、陈学谦等人题识,为简又文旧藏,现归香港大学文物馆。”按,朱人凤,字谓卿,号困泉,工诗善画,曾幕游广东,与甘烜文等广东文人多有交往。

若虚斋藏有其山水画两页,其中一幅《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款署:“晴山作”,铃:“甘烜文印”朱白相间印。图面景物丰富,着色淡雅。近景有悬崖、水塘、假山、小鸭;中景有院子、房屋、草亭、人物、松树、杨柳、竹篱等;远景有多座山峰,松组成,在复杂的景物中,层次清晰,用笔凝练,用墨浓淡间,点苔多运浓墨点缀。两幅画作,充分体现文人远离世俗,向往山林的情怀。

视觉文化与文字艺术的当代探索

——以《交想曲·文字艺术探索展》为例

■袁文丽(高校教师)

20世纪80年代,面对消费社会和视觉文化时代的全面转型,美国艺术哲学家亚瑟·丹托正式提出“艺术终结”的命题,引发了人们对“什么是艺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哲学思考。按照丹托的说法,当代艺术进入了后现代或者后历史阶段,“终结”的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传统的艺术概念,传统艺术的边界和限制终将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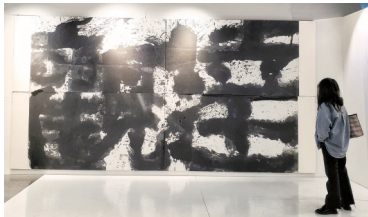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语境和意义下,马塞尔·杜尚的先锋艺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波普艺术等激发着人们对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的新的想象和理解。不仅在中西共通的绘画领域,在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书法领域,有这么一批执着于艺术追求的艺术家长们,在实践着中国文字艺术的当代探索和创新之路。

2021年11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想曲·文字艺术探索展”在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隆重登场。本展由广州佛山两地的8位广东艺术家党禺、黄一汉、束勇、陈有、朱广贺、陈劲、陈妍妍、钟戈共提供80幅作品,并特邀曾翔、李纲、欧杰、陈映庭4位艺术家展出6幅新作。

这些艺术家们试图借鉴文字、以纯粹的艺术形式,把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字艺术作品呈现给观众,给人一种

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当下体验感。在中国古代,书画本同根同源。

汉字在上古时本是从自然中诞生,为了书写便捷,渐渐演化为横平竖直的汉字形态。而艺术家富有创意地使汉字回归其本初的形态,十分巧妙。陈妍妍的作品《明》《日》字就是一轮红日,《月》字就是一弯皎月,这组作品呈现出日月四时之变,阴阳合和。作者在寄托于情感,用文字艺术中的表达形式。还有一组山川云雨、四时之景都能够因创作者的思绪而产生相应的氛围。唐代书法家李阳冰曾描述



■朱广贺《达观》

意象“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体现了自然意象在艺术创作中的独特地位。每一幅作品乍一看去,是一幅充满意境的画,是一个具有情趣的故事,但仔细品味,它就是一个有意味形式的“字”。比如朱广贺的《忘机》《达观》两幅大字作品,线条的处理厚重而方正质,线条的轻细和风格的飘逸怪诞,其实饱含的是朱老师自己达观和智慧的

深情和理解,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结合的意象性典范。

这些抽象的、具有传统文化哲理意蕴的汉字在朱广贺的笔下具有了直观感受性的视觉冲击力。黄一汉的粤语儿歌作品用抒情的方式诉说古粤语的亘古回声和儿童的天真。作者所追求的原始情趣是更高层次的人类精神的回归,这种不加粉饰的作品,反映出作者用现代艺术的思维,表现其返璞归真的境界,最原始的也是最本质的,更是最当代的。

这些汉字艺术看似无法,其实又有法可循。它们有些脱胎于甲骨文或篆书或经文,作者们以篆书的书写形态融合甲骨文的象形思想,通过当下直观的情感活动的形象演绎,不仅美观得休,其中蕴含的道理给人以贯通古今之感,体现了浓厚的中华韵味、鲜明的中国文化、强烈的直观感受。

当代艺术要关注当下,当代艺术就是最前卫的艺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反风格化,也就是反样式化,不能够轻易变成一个可以被仿效和复制的模式。新的艺术形态蕴藏于新的文化形态和生活形态,新的艺术形态更滋润新的审美素养和批评思想。“交想曲·文字艺术探索展”在今天商业化氛围极其浓厚的时代,在今天媒介技术时代,作为一种纯粹艺术的创新和尝试,作为一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当代显现,显得尤为有意义和有价值。

书法艺术不能脱离汉字

■李向华(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特殊艺术门类。关于书法艺术的定义,目前有许多种表述。基本包含的定义我认为是,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等,利用笔墨产生汉字笔画线条,表达某种意思、抒发某种情绪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能使每一个汉字通过书家的挥洒,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使汉字及其内容达到活化、美化和艺术化。

就书法艺术,当今出现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议,对此,本人的一些不成熟观点和看法是:

我不赞成把书法作为一种“纯艺术”来看待、表述和分类。因为书法与其他艺术相比有其特殊性,把书法当作纯艺术,背离了中国书法的根本,也背离了中国文化的历史。

有的人认为书法是“线条艺术”,我觉得只是由于汉字存在线条,可以说书法“像”线条艺术,而不能说书法“是”线条艺术。

书法艺术应根植于汉字的结构,应尊重汉字的固有和独特形体。书法的创新、造型的变化,也应基于汉字的“形”而变化,不能只强调和过于强调书者的“神”的表达。

当前,一些“前卫”的书家书法作品,往往把汉字随意肢解开来,写胡乱独创的字、臆造的字,写不断重叠和任意重叠的字。我认为他们在“试验水墨效果”和“乱写乱画”的同时,有点在挑战汉字和书法的“底线”了,这类书法,我看难以“流行”,也不宜“推广”。

这种书法作品形式,若作为中国文字书法,百分之百的概率会被淘汰,若作为试验性水墨艺术效果,倒也未尝不可。现代人,当然应有创新精神,更可以尝试和突破,但在守成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创新,这就需要掌握一个“度”了。

至于“吼书”“脚书”“口书”等现象,我觉得,这纯粹是个人的行为和习惯,当然似乎也有书者刻意“吸引眼球”和“哗众取宠”的倾向,但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亦无需对此作什么褒贬。同时,我认为这些行为方式,应该不属书法艺术范围。

还有是“丑书”与“美书”的讨论,我认为书法作品中的所谓美与丑,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另外,每个人的感觉和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应该是属于审美观的范畴。这些作品,与上述挑战汉字和书法底线的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书法艺术与作品中的内在因素,如文字的意思、书写的内容等密不可分。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一件好的书法艺术作品,往往是作者感情、气质、修养的流露,能够将作者的精神表现出来,并给观众一定的感染力,能够让观众得到共鸣。

书法艺术严格来说应该是在汉字书写中采用点、线、面等相对抽象的符号来刻画其根本特征。我比较接受在汉字基本特征和结构之上,对其进行提炼、概括和加工,甚至有些夸张变形,来追求它的神似,以及书者的情感。